



人文科學叢書
高宣揚◎主編

5



熊十力與 中國傳統文化

郭齊勇◎著

 遠流出版公司

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

郭齊勇◎著

人文科學叢書
高宣揚◎主編

5

人文科學叢書⑤

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

著	者	郭齊勇
發	行	王 榮 文
出	版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Fax／(02) 341-0760

台灣版授權者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
	© COSMOS BOOKS Ltd. 1990

印	刷	優文印刷廠
		臺北縣土城鄉永豐路 195 巷 29 號
		電話／262-2379

☐ 1990 年 6 月 16 日 臺灣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60 元

總 序

人文科學，從其拉丁詞源 *humanitas* 開始，就突出了一切與「人性」和「人的文化」有關的學問、認識、道德和行爲。因此人文科學很自然地成爲了人性和人的價值的理論結晶，最能體現人類本性的可貴品質及其無限潛力，成爲人類文化及在其中體現的富有進取性和創造性的人類精神的自我表現。雖然，作爲一個科學語詞，*The Humanities* 在西方只是從十五和十六世紀，爲區別於中世紀的神學而才開始被使用，但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作爲以人性爲基點的各種邏輯認識體系和研究成果，早從古希臘時代起，便已經隨著人類文化總體的發展而存在並不斷地完善化。法國著名哲學家列昂·布倫斯維克(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 在其著作《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Expérience humaine et Causalité physique*, 1922) 一書中說：早在蘇格拉底的時代起，人文科學的各種研究就試圖引導人類本身正確地置身於具有自我判斷意識的自身良心之上(見《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原版第 576-577 頁)。另一位美國哲學家兼專欄作家瓦爾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則直截了當地主張用一種基於人性的道德去對抗有神論，顯示人在神面前的威力：人不再

信仰天上的神或彼岸世界的權威；人必須完全在人類經驗之中證實其正義性。因此，人活著，應該堅信自己的職責並不是使自己的意志服從上帝的意志，而是服從關於保證人類幸福的最可靠的知識(Walter Lippmann, *A Preface to Morals*, 1929, p. 137)

人類文化發展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人文科學不愧是人的創造精神和人的尊嚴之最高理論表現。語言學、人類學、神話學、宗教學、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文學、美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及其不斷節生而又相互融合的分支，構成了人類文化寶庫中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奧妙地顯示人類靈魂的知識精華的滙聚點。

這就是為什麼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指出：「對於會讀歷史的人來說，可以發現有一條令人讚賞的邏輯法則在發展著；在這一邏輯法則中表現了整個人類像一個整體一樣活動著，像一個獨一無二的精神那樣思索著，並步伐整齊地實現其行為。」(巴爾扎克：《著作集》，七姐妹文學叢書法文版，第一卷，第394頁)在歷史中不斷發展和不斷豐富的人文科學，不管它有何等雜多的內容，何等不同的學科形式，何等劇烈的對立觀點和流派，歸根到底，都是、也只能是人類精神和人性的概念化和邏輯化，也是人類意志和情感的語言凝結物。

因此，研究人文科學將有助於認識人類本身，認識人類文化的價值，提高人的尊嚴和道德，振興和推動社會的

發展和進步。

人文科學既然與人類整體緊密聯繫，它的發展也自然地維繫於社會的發展。近二、三十年來，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結構的急劇改變，人文科學也產生了新的發展動向。這種動向，在某種意義上說，預示著人類及其整個文化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根本性變化。

一九八一年召開於法國舍弗勒(Sèvres)的法國人類學代表大會所得出某些結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人類學在其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似於哲學——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學與哲學在研究關於「人」的知識領域時，往往提出幾乎類似的理論推理。同樣的，作為一門人文科學，哲學史也不斷豐富著在歷史運動中的人類學。人類學與哲學的相互滲透，或者說，人類學的哲學化或哲學的人本化，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論上的根源。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自然科學界的許多新突破，使西德哲學家哈伯馬斯、法國哲學家莊·弗朗斯瓦·李歐塔等向科學本身提出了所謂「合法性」(Legitimation)的問題。在同一個提問題的方向上，哲學家 and 人文科學家們也相應地提出了人類文化構成的「象徵化」或「符號化」(Symbolisation)的問題。這種研究趨勢表明：人類認識的途徑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嚴格檢驗。一九七三年哈佛大學的傑拉德·荷爾頓(Gerald Holton, 1922—)教授發表了兩本很有份量的書：《科學的想像》(*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科學思維的論題根源：從卡普勒到愛

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傑拉德·荷爾頓看來，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始終都從「源遠流長的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中汲取最基本的營養。毫不奇怪，那些傑出的科學家們——諸如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 1924—)、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等人——也親自深入到哲學認識領域中，提出了震撼著人類文化根基的深刻問題。西方文化把與此相聯繫的問題概括成「科學與文化的現代性」(*Moder-nité*)。這一範疇的表現表示了人文科學和整個文化的新紀元的到來。

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不但沒有推翻人文科學，反而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人文科學並非像經常那樣被看作是「不確定的」知識體系，而是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植於人類精神本身。毋寧說，作為人的價值在知識大樹上結成的果實，人文科學更有理由成為自然科學與整個文化的邏輯基礎。

如果說，在古典時期，人們習慣於把人文科學基於歷史的發展，因而把歷史學看作是整个人文科學的基礎，如同數學被傳統地看作自然科學的基礎那樣，那末，在當代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中，語言學的突出作用已經不證自明了。一切科學，歸根結底，是在語言中展開並證實其「合法性」的。語言是人類文化的基礎和創造手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語言學研究的許多傳統

封鎖線，使語言研究成為了揭示人類精神奧秘的鑰匙。弄通語言之門，就如同使一位啞巴說話一樣，頓時也撬開了思維之竅門，逕直溝通了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交流。因此，語言學的研究全面地推動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文學及美學的發展，也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於是，在人文科學中，一種所謂「溝通（或傳播）科學」（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和「溝通哲學」（Philosophie de la Communication）也應運而生。這類溝通學開闢了新的認識領域，為一切科學和所有的人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可能的前景，也為人文科學的研究走出原有的傳統領域。

語言學的研究也向歷史學研究提出了挑戰。如果說推崇理性的普德南(Hilary Putnam, 1926—)也承認歷史的優先地位的話(見其著作《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1981)；如果說，米謝·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注重研究人類性情形態和人的認識體系的歷史的話(見其著作《語詞與事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那末，語言學的研究就直接地揭示了「歷史之賦予存在以形式」的重要作用(見 Philippe Ariès 之最新著作《在死亡面前的人》)，也同樣地揭示了歷史作為「敘述」(Narration)之本來面貌。作為科學方法的「敘述」乃是具有「認識論戰略地位」的科學知識的基本方法——保爾·李克爾(Paul Ricoeur, 1913—)在其最新著作《時間與記

述》三卷本(*Temps et Récit*)中就把研究焦點集中在 Récit (記述) 之上，顯示了歷史學本身因現代科學與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衝擊而發生一次「大爆炸」(Big-Bang)之複雜情形。

總之，科學技術的新成果，作為人文科學基礎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的新突破，作為直接以「人及其文化」為對象的人類學的深化，以及一系列對人類認識過程發生根本影響的社會因素的出現，促使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相互對話的過程中，在同社會政治生活既保持聯繫、又保持本身獨立尊嚴的處境中，向著人類共同體的「宏觀結構」(Macrostructure)和人類意識的「微觀現象」(Microphénomène)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加固了人文科學在人類文化總體中的特殊地位。

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人文科學叢書》*，當然從形式上來看具有通俗普及的意義，但就基本宗旨而言，乃是人文科學本身在當代社會中進行自我確立的一種嘗試。因此，它渴望一切珍愛文化和尊重人的尊嚴的人士的愛護和支持。願這知識之花在成千成萬的文化愛好者的澆灌下茁壯成長吧！

高宣揚 謹識

一九八七年初冬於巴黎

*高宣揚先生主編的《人文科學叢書》首先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九〇年天地圖書公司與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協議合作，此後所有叢書在臺灣進行編輯工作，兩地聯合出版。

目 錄

序	蕭荳父	1
第一章 熊十力先生傳略		7
第一節 人傑地靈		8
第二節 貧困的童年		9
第三節 爲反清而奔走呼號		11
第四節 蔡元培慧眼識十力		18
第五節 與羣賢切磋學術		22
第六節 憂患意識與樂觀精神		30
第七節 晚年的喜和悲		38
第二章 熊十力的中國文化觀		49
第一節 關於中西文化的衝突和融合		49
第二節 尋找傳統與近代的結合點		58
第三節 發掘中國文化的特殊價值		67
第三章 「新唯識」哲學的特質		77
第一節 代表著作和基本命題		77
第二節 《新論》的歷史根據		83
第三節 《新論》的特殊性質		86
第四章 「體用不二」的博大思想體系		93
第一節 大心的本體論		93

第二節	主變的宇宙論	103
第三節	尊生的人生論	106
第五章	「境不離心」與主體的認識功能	113
第一節	新舊唯識論的聯繫和區別	114
第二節	自我意識建構客體	120
第三節	「心」與「境」之動態整合	124
第六章	「翕闢成變」與主體的實踐功能	133
第一節	「翕闢成變」的表層和深層	133
第二節	創造歷史的主體性原則	138
第三節	必然與自由	144
第七章	「冥悟證會」的創造性直覺	153
第一節	「證量境界」發微	153
第二節	思辨與靈感互補	158
第八章	「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	171
第一節	重人的人天觀	171
第二節	「不二」結構及其特徵	176
第九章	熊十力學術思想研究綜述	187
第一節	三、四十年代哲學界的評價	188
第二節	五十年來佛教界的批評	195
第三節	臺、港及海外學者的研究	206
第四節	近年來熊十力學術研究的新動向	214
第十章	熊十力學行編年	223
參考文獻		257
作者贅語		261

序

熊十力哲學，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園中一株奇葩，清奇秀逸，久而彌芳，紮根中土，流譽海外。蓋自晚清以來，中西各種文化思潮滙合激盪於半殖民地中國，西化驚濤，復古逆流，相反相因，同時湧湧，使不少人目眩神移，失所依歸。熊先生正當此時進入學界，他沒有隨俗浮沉，而是以異乎尋常的苦學精思，自循中國哲學啓蒙的特殊道路，上下求索，黽勉一生。從「五四」前夕發表《心書》，到六十年代著成《乾坤衍》，前後近五十年，學脈數變，重心屢移，而規模則日益弘遠。他治學立言之根本特點，是不囿陳說，力破門戶，兼綜博採，自立權衡。不僅與奔競浮華的崇洋論者和佞倭近視的國粹論者大異其趣，而且與拉雜比附而浪言融通者亦卓爾不同；與同時代的中西文化論者相比，頗能以高一層次的哲學思絡，貫通古今，平章華梵，衡論中西，出入於道、佛、儒各家及宋、明、清諸子，而自創《新唯識論》的獨特體系。但直到晚年，他仍強調「真理無窮盡」，應當「以平等心究觀古今各大學派」，「夏蟲井蛙，學者宜戒！」因而，熊先生所成就的哲學體系及其學術史觀，在一定意義上可說是對於晚清以來的中西新舊、體用本末的論爭，作了一個階段性的小結。更有進者，熊先

生戎馬青春，投身於反清革命；之後，以民主革命的熱情志士，轉而從事哲學理論的冷靜鑽研。其內在動力，決非「逃世」、「孤往」，而是滿懷憂國憂民的悲願，「白首對江山，丹心臨午夜」，作為辛亥革命失敗的痛苦中覺醒的一員，沉毅地反思「中國何由停滯不進」而「革命終無善果」的歷史原因和思想教訓，試圖以自己的哲學創造對曾經參加而已成過去的辛亥革命回頭去作補課式的理論總結。由於中西文化之爭和民主革命補課，乃是中國近代史留給人們長期咀嚼的重大課題，所以，熊十力哲學中跳動着的這一時代脈搏，就會對人們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並會給人們繼續思考以多方面的啓迪。

過去對熊十力哲學思想，重視和研究是不夠的：乃至璞鼠相淆，評斷有誤。這一方面固由於「左」道足以亂真，也另有學派偏見在作祟，往往褒之貶之皆失其正。另一方面也由於熊先生著作繁富，體大思精，假借佛家名相既界說紛紜，古老語言外殼又包容至廣，往往使讀者難於得到確解。再加以他喜用遮詮法，以破顯立，層層剝蕉，故書中逐處遮破佛法、睥睨西學、痛斥奴儒，且明確自稱：「吾惟以真理為歸，本不拘家派，……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只是吾而已矣。」這就難於用某種固有的學派範式去加以評定，如苛斥其乖違佛理，或讚美其不墜儒宗，似皆言之有理而與熊氏思想全貌實不相應。對熊十力學術思想的切實研究，尚有待於多方面努力。首先，知人論世是一端，必須考察其治學經歷、學術路線、思想發展諸階段及其社

會歷史條件；其次，思想剖析是又一端，必須對其歷史形成的思想體系和思維模式，進行多側面、多層次的邏輯分析，納入當時思想矛盾運動的全局，與並列諸家相比較而觀其同異，進而窺視其「吾只是吾」的思想實質和個性特徵。凡此，皆非易事。郭君齊勇所撰《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書，是從這方面着力的一個可貴的嘗試。近聞香港天地圖書公司願將該書列入高宣揚教授主編之人文科學叢書之中，更顯示國外及港澳文化界對熊先生哲學的重視。

郭君齊勇，英年好學，以參加編校《熊十力論著集》而細讀其書，又遍訪熊先生之知交、弟子、親故而知其為人，景慕情生，理趣自濃，矻矻三載，遂成此書。余得以先讀其書稿，樂與切磋，喜其敬重前修，認真校讀熊先生已刊和未刊著作而力求體會其用心，綜述海內外對熊先生思想的研究動態而力求巨細不遺；且念及熊先生欲寫《量論》而未果的遺志，特以闡述其哲學體系中的認識論為重點，廣搜而博證之。書中，從「境不離心」、「翕闢成變」、「冥悟證會」、「天人合一」四個側面，論述其認識論的邏輯結構和思維模式的特點，透過各種迷霧，既充分肯定其認識論中闡揚主體能動性原則和思維方法上把分析與綜合、理性與直覺等兩端融通為一的積極意義，又如實地揭示了熊氏認識辯證法的內在矛盾和局限性。在論及熊十力哲學的特質時，從認識論的角度，較深入地對比了熊氏誇張「本心」與費希特強調「自我」的思想異同，作出了兩者「同是軟弱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費希特哲學是「為即將

到來的革命準備理論」而熊十力哲學則是「在為已經逝去的革命進行補課」的論斷；又納入中國近代哲學思潮，評析了熊氏揚摧百家、融通儒佛而成就的「體用不二」的一元化體系，較之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在哲學上自陷於矛盾，是一個認識史的進步；又進一步將熊氏思想置於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之中，申論其對於古今中西之爭的態度和對傳統文化的揚棄。凡此諸端，皆可謂發前人之所以未發，且持論錚錚有據，對熊十力學術思想的系統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當然，由於此書重點在闡述熊十力哲學中的認識理論這一環，且匆匆寫成，不免涵泳不深，網羅未周。進一步鉤沉發微，期諸來日。

余讀《體用論》末章，熊先生慨乎有言：「余平生酷好哲學，獨居深念，科學畢竟是分觀宇宙，若綜觀宇宙，深徹源底，當有哲學專其責。私懷惟冀質力諸學、生物學、數學，辯證法各種理論之探究日益宏深；東方古哲遺經，其中確有寶物在，尤望學者苦心精究。將來有哲人興，融合上述諸學，以創立新哲學之宇宙論，是余所厚望也！」這段話，實為熊先生作為真正哲人的偉大預見；眷懷東方往哲之遺寶，更殷殷矚望於將來學者的開拓和創新。汪洋學海翻新浪，吸取詩情向未來。熊先生生前所厚望於後人者如此，願與本書作者和讀者共勉之。甲子之冬，郭生等獲得哲學碩士學位，余嘗賦詩一首賀之。曰：

彈指三秋琢玉勤，幾番風雨伴書聲。

攀峯寧畏崎嶇路，入世休吟獨漉行。
海底蛟珠偏似淚，火中鳴鳳最關情。
送君者自其涯返，奔逸絕塵盼後生。

蕭蓬父

一九八五年十月序於武昌珞珈山麓

